

一枕清霜

夏
磊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夏
磊
著

一枕清霜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2013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枕清霜 / 夏磊著.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3.10

ISBN 978-7-108-04528-7

I. ①一… II. ①夏…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88446 号

责任编辑 刘蓉林

装帧设计 张 红 朱丽娜

责任印制 李思佳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网 址 www.sdxjpc.com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10月北京第1版
2013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635毫米×965毫米 1/16 印张 19.75

字 数 160千字

定 价 36.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 序 龚鹏程 003

目 录

秋以为期 007

月碎沱江 013

桥边红药 023

沧浪浮生 032

沈园春雪 041

水墨江南 048

一堰青城 057

做客客家 066

小住嘉兴 071

在那遥远的地方 078

天街小雨 087

三清询道 093

遥远的婺源 101

寂寞的书院 113

纸上石塘 123

荒山问禅 133

灵山访贤 141

夜饮富春江 148

一枕清霜 158

停车爱晚 167

岁月秦淮	172
柔软的寂寞	181
画船听雨眠	189
匡庐晚钟	193
亲近无为	204
杜鹃花季	211
感动布依	229
花事如梦	236
冬日海棠	242
那时芦叶香	248
菊花脑	252
对酒当歌	258
清明时节	264
让心流浪	269
疑是玉人来	278
闲读《论语》	282

· 后记 289

· 附录 291

快乐和幸福的坚持 陈世旭 292

序江西八人散文集 祝勇 296

行旅之思 刘畅 302

· 序 龚鹏程 003

目
录

秋以为期	007
月碎沱江	013
桥边红药	023
沧浪浮生	032
沈园春雪	041
水墨江南	048
一堰青城	057
做客客家	066
小住嘉兴	071
在那遥远的地方	078
天街小雨	087
三清询道	093
遥远的婺源	101
寂寞的书院	113
纸上石塘	123
荒山问禅	133
灵山访贤	141
夜饮富春江	148
一枕清霜	158
停车爱晚	167

岁月秦淮	172
柔软的寂寞	181
画船听雨眠	189
匡庐晚钟	193
亲近无为	204
杜鹃花季	211
感动布依	229
花事如梦	236
冬日海棠	242
那时芦叶香	248
菊花脑	252
对酒当歌	258
清明时节	264
让心流浪	269
疑是玉人来	278
闲读《论语》	282

• 后记 289

• 附录 291

快乐和幸福的坚持 陈世旭 292

序江西八人散文集 祝勇 296

行旅之思 刘畅 302

序

中西为文之道迥然异趣。西方文学的根本原理是摹仿，摹仿外在世界、世界背后的理念或动作。中国则基本上相信言为心声，要求诗言志或缘情抒感，总之要以文章来表现自我。

不同的各种文体间，其表现自我之能力未必一致。一般说来，小说戏曲属代言叙事，故其抒情言志之本领略逊于诗文。诗与文相比，文章往往涉及外在世界之具体物事，抒情言志又不如诗那般纯粹。因此诗在我国文学传统中是最受推崇的。

不过，仔细推敲，你就会发现：诗虽以抒情言志为旨归，然而诗之语言比较晦涩，多歧义、常比兴，含蓄幽渺，常令人莫测其底蕴，以致论诗者也不免常感叹：“诗无违诂。”它，仿佛一张毛玻璃，虽知屋内藏着美人，可实在不易遽睹其音容笑貌。文章就不然了。记事议论，固然要令读者易晓；就是言志

抒情，也较直截，故诗辄如谜，以致元遗山谓义山诗：“一篇锦瑟解人难。”文章则是友朋晤话，可以曲曲尽情。或许从文学艺术的角度说，有些人会因此认为文如白开水，诗就仿佛酒了。可是若以表现自我的作用说，诗有时倒还不如文章呢！

中国的情况如此，西方其实也一样。早期讲摹仿，故文体中最重要的是戏剧，没什么文章可说。如有，也只能举出那些演讲词、论辩记录罢了，完全不以表现作者情志为念。但近世文章，自蒙田、培根，英国诸散文小品大家以降，谁不以表现作者自己的脾性为职事？因此，中西文轨，异曲同工，似乎都显示着散文这种文体在表现自我方面特具优势，文家亦多戮力于此。

夏磊的散文，放在这个脉络中看，可谓正宗。他也记事，也议论，但讲来讲去，皆只在说他自己。自己的阅历、感想、思致、个性、情愫、喟叹，本是附文而见的，到头来却都成了主角。且这个角儿并不佯羞遮面或掩拢着扇子，乃是喜欢把喜怒哀乐皆向读者倾诉的那一型。

这类作家，大抵均有童心，善良而多感。夏磊尤其有江南文秀之气，非草泽豪杰大声镗鞳之流。他的表现也很自然，不造作。有些文痞，会造作一些腔调和姿态来表现自己，可是其表现其实类如表演，是舞台上的“我”，而非书斋或孤独的行旅中自己对着稿纸说话的“我”。夏磊好读书，也好旅行。他的旅行，曾常是去山水自然之中探勘矿藏，故他静对自我的时候要比一般人多些。他的文章，常以面对读者的口气发言，实

则听众往往只是他自己。

他得过许多文学奖，可见这独白亦不真是独白，反而真诚动人，能引生许多共鸣。

因为他写的，乃是一个变动时代中的小人物，有些文化修养，有些社会关怀，有些道义担当，但在大时代里终究还是力量微弱的。他可以观察，可以感慨，可以伫思，可以追怀，而实不可能对这个大时代起什么作用。这不就是我们大部分人的状态与所站的位置吗？夏磊比一般人多的，只是他的心还能逸放出去，做些流浪。流浪在他乡、在古籍、在诗文里。因此获得了对现实的纾解，心渐至平静乃至蕴藉了起来，心香墨韵交织为一，令读着他的人也感到若有些尘世的抚慰了。

龚鹏程

秋 以 为 期

已经中秋了，院子里的几株四季桂却迟迟没有开花，像是忘记了以往的约定。而每到这个时节，在老家生活的那段时光以及深藏心底的一些人和事，总是会在不经意的时候，像一缕秋天的晨雾一样轻柔地飘进我的梦里，纯净地覆盖在我的心上。

在我小的时候，乡下人是并不太在意哪天是几月几号星期几的，他们更在意的是节气，谷雨的时候要插秧播种，清明时节要素衣寒食，秋分是把秋季一分为二却正好又是月圆之时，团圆了去收获或收获了来团圆共享则自然成了这时的主题，而冬至一过，不管日子多么艰难，都要开始准备新年了。除了这些，还有不少东西总在提醒着人们日子的远去，“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孩子的衣服嫌短了，老人的胡子变长了。

每年，我都忧伤地看着油菜花开了又谢了，开心地等着满

树的桑果由青变紫，而连通着长江的河水由浑转清的时候，我知道秋天就要来临，水边的蓼花应该盛开了。

其实在老家的时候，我并不知道那花叫蓼花，我们都称它狗尾巴花，这花在九月和中秋的时候开得最好，一大片一大片地簇拥在水沟边上，它茂盛得让人不太敢走进，生怕花丛里会有什么小危险，而它鲜艳得也让人不忍心去践踏。无人欣赏却干净水红。后来，我在清人纳兰性德的词里读到这样两句：“燕子矶头红蓼月，乌衣巷口柳扬烟。”这才知道原来狗尾巴花就是蓼花，也叫红蓼。我那么多次在燕子矶的水边走过，却并不知道蓼花的花名和花语。也许那是年纪还小的缘故，也许那时还不曾懂得什么是离别和思念的滋味吧。“江南江北蓼花红，都是离人眼中血。”从琼瑶笔下的紫薇口中听到这两句，才知道原来这不起眼的花竟代表了离愁别绪。

在这个秋雨蒙蒙的上午，窗前独坐，我忽然那么想去找找蓼花，不知道它们是否还和昔日一样鲜丽。这一刻我的心里安静极了，安静得让许多往事可以像水一样流淌出来，让许多生命中珍贵却不常想起的情景一幕幕地展开。这或许是伤秋情结吧。

或许在秋风秋雨里是不可以读纳兰词的，可又一想，有谁能像这位大清第一公子一样，把人的那点心思那么深地看透又那么淡地吟出；有谁曾经在我后来也站过的地方写下过“红蓼月”呢？这么想着，心里竟泛起一片温暖的涟漪。

喜欢纳兰的词真的就是从我知道他在燕子矶上站过开始，

有位朋友也喜欢他的词，我们曾相互提醒不要太深地去感受词境。的确，绝代公子虽英年早逝，却独领清词三百年，真的是不同凡响的人物，“家家争念饮水集，纳兰心事几人知”。我相信纳兰的才情覆盖了他的人生经历，同时也相信有人说的，读他的词读冷了窗外的纷飞暮雨，读瘦了风雪中的一枝寒梅。

而我在秋天来读，却让我读暖了手中的一杯冷酒，心里的缕缕情思也早已随着细雨飘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

我没能找出第二首纳兰留给我家乡的诗词，而故乡留在记忆中的除了许多刻骨铭心的人和事之外，却多了那一片片红蓼。于是每当梦回江南，色彩也明亮多了，这里有早春的油菜花，有小桥边的红药，有秋天里纷飞的芦花，还有就是，点缀在瑟瑟芦花中的串串红蓼。秋天的美也许正是因为它承载了无数美丽的怀念。

记忆中的秋天是非常忙碌的，春夏两季的辛苦都要在这时去收获，这是一段能品出土地香味的时光，大人孩子都得下地收割，收回来的玉米和黄豆红薯要赶紧晒干，不然秋雨一来，它们很容易霉变发芽，那可就不得了，那可是一个冬季的口粮啊，生活的滋味就是这样每一点甘甜里都掺杂着一点苦涩，每一点苦涩里也能品味出丝丝甘甜。我很小就学会了很多农活，并且学会了在秋天的夜晚看看天，盼着明天是个秋阳高照的好天气。

那时的晚上最喜欢跟大人们去河边照螃蟹。秋风起，蟹脚痒，晚上，在屋后的小河边，铺上干草，点起油灯，把一条网铺在河底，

就等着螃蟹牵动网绳了。

回想起来，那时的我并不太期望螃蟹上网，似乎更迷恋那一段等待的时间。月亮亮汪汪地挂在天上，四周一片寂静，只有偶尔传来的一两声狗叫，这时真的能听到小虫子掏洞和鱼在水里游的声音。我想，那是离一些弱小的生命最近的时候吧；我想，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会暂时忘记乡村生活的寂寞和农事的辛苦，同时享受自己独有的生活滋味吧。

现在野生的螃蟹已经很难见到了，也没有人照螃蟹了，然而我还一直记得当时的情景，也许我再也没有机会心静如水地去聆听那么纯净的天籁了，这怎能不让我在秋风里感到几许失落呢！

真想和秋天有一个约定，约定在它的暖洋洋的太阳下，躺在同样有些暖意的草地或沙滩上，读一首也是温暖的诗，然后看着白云在天上缓缓地移动，并且就这样久久地看下去。

那时候我最喜欢在秋天的田野里躺着看书，贪婪地看着到处找来的书，并没有什么目的，就是喜欢，同时喜欢那份宁静，喜欢在这时感受时光的慢慢流逝，和因此而带来的莫名的伤感。不知是哪一年，父亲给我买了一本《诗经》，那是一本很薄的书，但有不少字词注释，大体上能看得懂。我如痴如醉地读着，那些简约的文字让我的思绪随风轻扬，我相信我们的先民就是在这样的土地上歌唱着这片土地，我相信这是中国最好的诗集。我爱着这片土地因而喜欢这部诗集，也因为喜欢这部诗集更爱

家乡的土地了。九月读诗成了我的一个情结。

《国风·卫风》里有首《氓》，第一段是这样的：“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

情况大约是，在中原的淇水边上，有一个农家小伙子，他每天都笑呵呵的，这一天他抱着自家产的土布来到集市，打算换点丝回去，其实啊，他哪是来换丝，用姑娘的话说，他是借故来和我私下商量婚事的。走的时候，姑娘送他送到了清清的淇水边，又送到顿丘的弯弯山道旁，姑娘对小伙子说：你不要怪我有意拖延婚期，你还没有找好合适的媒人来提亲呢。你呀，别发脾气了，我们就把秋天定为我们结婚的日子吧！

接下来，姑娘每天都登上村口的土墙，盼着小伙子的身影，盼得泪水都出来了，终于有一天，小伙子来了，姑娘不好意思地说，赶快把你的车赶过来，把我的嫁妆搬过去呀！

后来，乡下识字的人把他们的故事编成了歌谣，于是人们在劳作的时候或在地头休息的时候就唱着这歌谣，排解一些辛苦和寂寞。又后来，乡路上走来了官府的采歌人，他摇着清脆的铃铛，把这首歌记录下来，以后就有了最早的诗集了。

也许这样来解读《诗经》真的会贻笑大方，但我觉得在我家乡秋天的田野里才能读出先民们的真性情。我相信《诗经》是属于最普通的乡民的，因而它无论是自由率性的还是含情脉脉的，都是原生态和无法修改的，而且它永远应该是乐观的。它们和史实并无多少关联，它们是每天都在发生的有趣的事情。

《诗经》的“经学化”从《毛序》开始，我没有看多少历代儒家的索隐，甚至也很少看现当代学者的“以诗读诗”，我只怀念我读诗的那些个秋天，因为我在那里读到了阵阵爽朗的笑声和无数我们先民的往事，我听到了来自大地的自由的歌唱。

写到这里的时候已是月上中天，一轮秋月正在薄云里缓缓穿行。世上没有什么媒体能够比得上月亮，明月当空，只要两个人同时一抬头，无论天涯海角，思念马上就像水一样流通了。

是的，在这个时候我想起了许多美丽的约定，就像《氓》里的“秋以为期”。我想在这个秋天去看蓼花，去回想一段乡间旧事；想去读一首纳兰的词，在有些凄恻的词句里寻找淡淡的柔情；我会在一个暖洋洋的午后去重读《国风》，和那时的人们一起为“杨柳依依”而陶醉，为“蒹葭苍苍”而惆怅。秋天因为有思念而减少了许多萧瑟，那么我要在这个时节去想一个人，去想当年我们在一起的那些个日子，还要去问问这个人有没有也温暖地想起了我。

院子里的桂花树沉睡在月色之中，如果它们还记得去年的约定，那么它们过不了多久一定会开花儿的。